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一〇三期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

地址：晉察冀邊區　（本日出版二大張）　（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易縣婦女趙鳳芝 熱心參加生產

本報訊：易縣第九區抗屬趙鳳芝去年二十七歲，在去年春耕中，村裏選舉了她任生產組長，領導全村婦女參加春耕，當時趙鳳芝積極負起責任，推動全村婦女春耕工作，每天按家去看，誰不去參加春耕，就給他說春耕的重要，除了推動全村的婦女生產外，她自己種了三畝半地，並給別家當那工。去年把秋很快的收完了，以後每天上山打柴，每天打三十多斤，已成爲全村婦女的勞動英雄。特別是這次全村災民都組織起來，男人馱腳運糧，婦女做鞋紡綫等，趙鳳芝也勇敢的參加了運糧工作。（林）

敵濫發僞鈔收買糧食 受掠人民陷入饑餓絕境

五台訊：五台敵人自從强迫羣衆「囤糧」計劃失敗以後，現在又開始向全縣用「代購」的新花樣搶派糧二百萬斤。但由於我軍積極打擊，×村一帶，敵人已心痛如割。無法進行搶糧。敵人又向台城附近掠奪，現在台城附近各村每天有敵寇兵和警備隊坐催要糧，敵詐動羣衆事件更層出不窮。

敵人前曾計劃在耿鎮河口一帶的十個村莊，搜括麵粉二十萬斤，現在才囤積起來七萬斤。自從「代購」的新花樣實行後，這一帶村莊又要攤派□萬多斤糧食，當地羣衆完全陷入饑餓狀態了。××村首富×某，家裏共有水地三頃，在敵人這種掠奪下，已經不能糊口，現在不得不勉强維持生活了。

五台訊：豆村一帶，因爲去年天旱，收成很壞，可是敵寇不顧農民死活，計劃從這裏搶走三十萬斤雜糧。這個陰謀後來爲我們部隊和民兵的積極活動，所粉碎了。×區石咀敵寇集中糧食的陰謀，同樣遭到了我們羣衆游擊戰爭的打擊，後來只得宣佈「暫緩交出」，可是，敵寇又改了手段，企圖用低價購買玉蜀黍、莜麥十萬斤，黑豆一萬斤，這種鬼計，最後又被羣衆識破，紛紛加以拒絕。（敦）

敵佔區人民不信任僞鈔

又訊：去年十二月間僞幣價值爲每兩元兌現洋一元，最近由於敵人大量發行僞鈔的結果，已經狂跌到每六元兌現洋一元，並有繼續下跌的趨勢。最近在五台羣衆中已經秘密流行着一種傳說，謂敵人不久將把「準備銀行」的票子宣佈作廢，另出一種僞「中央」票。據說敵僞內部人員也曾傳出此項消息。因此，許多羣衆對僞幣更加喪失信心。敵人統治最久的台城附近羣衆，也流行着這樣的說法「省票塌了，二十塊還頂的上一塊（白洋），鬼子一敗，拿上這張爛紙，連個償的地方都沒有！」

崞縣敵在宏道一帶企圖搶糧二千石

二分區訊：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敵寇在崞縣的政治企圖和經濟搶奪，分爲以下幾個步驟：（一）以深入調查爲主，派遣特務密探，普遍作鄉村調查；（二）派遣投降份子向我區進行引誘歸順工作，（三）以第一期的調查所得之資料，實行搶掠與逮捕。並於十一月間即組織了憲兵工作隊，並配合廿幾個警犬，專門突擊這一陰謀活動，在經濟的掠奪上，圍繞二個中心目的：（一）搶糧（二）濟稅。地糧銀每兩納八元一角，屠宰稅羊一元二角，豬三元六角，而警備隊用費，卻無孔不入，無物不捐。敵寇對搶糧也早有整個計劃，只就宏道一帶四十三個鄉村而言，敵寇就規定要他們繳納二千石。中間較大的村，都是要繳納一百八十到三百六十石，例如宏道村敵人就强要三百六十石，南社、北社，就每村要一百八十石。當地羣衆已經認識敵人陰謀，都起來和敵人做無情的鬥爭。（若八）

繁峙敵武裝搶糧 騙羣衆說「爲了救災」

繁峙訊：據可靠消息，在去年十一二月間，敵人曾從繁峙運走一萬多石「保管糧」也沒有發價。最近又照原來數字，給各村又派下去一次，還向大營要馬料三十六萬斤，向沙河要馬料一百萬斤，往先敵人對「愛護村」，一般是採取欺騙掠奪，經過僞村長向各花戶要糧，但這次要馬料，乾脆就搶，鬼子親自拉着大車牲口，武裝出發，到村見銀就搶，因此有些羣衆來不及堅壁，損失頗大。同時，敵人爲了掩蓋其搶糧陰謀，製造晉北災荒的罪惡起見，乃向羣衆欺騙宣傳說：在繁峙「入糧」，是向晉北「救災」，但這些鬼話，誰都不會相信。（虹）

雁北敵僞下命令 只許人民吃糠皮

雁北訊：最近晉北敵僞政府曾下命令，禁止人民私賣糧食。只准按照官價，賣給日本洋行（三井、三菱、大蒙、華松、正金），違者沒收糧食，還要重罰。並禁止老百姓吃白麵大米莜麵白米，只許吃些黑豆麩皮等（虹）

應縣訊：敵人在應縣川下，强迫買糧（實際就是搶糧），現已買得二十萬公斤，半月來，每天用大車一百五十輛，拉到懷仁車站，向東北和日本運輸。據說，因車皮缺乏，「下運不走」，目前懷仁車站這些糧食，堆積很多。糧食都是按「官價」發價，規定每二市斗谷子或高粱，只給僞幣三元三毛，莜麥六元五毛，小麥十五元，豆類九元，而且除高粱谷子外，其它還要每斗抽一塊錢的稅，當地羣衆莫不叫苦連天。但是，最近敵人又派下第二批「買糧」，數目很大，僅辛密村（三個貧苦的小村），就派了六十石。本地羣衆不甘餓死，正抗拒中。（虹）

敵寇橫肆掠奪 易滿鄉村負担驚人

三專區訊：從易滿兩個敵人統治下的村莊統計來看，就可以知道敵佔區的農村經濟，在敵人的野蠻掠奪下，遭受了怎樣嚴重的破壞。××村共有一百五十戶人家，兩千人口，十八頃卅二畝七分耕地（以大畝計，按小畝三畝七分爲一大畝）從一九四一年八月到一九四二年十月，被敵人掠奪大米小麥五百一十石以上，供給敵人日常費用化去僞鈔九萬五千二百九十九元四角，交納田賦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元，給敵人挖溝、修碉、修汽車路共費去了十萬零八百個工，平均每天出二百四十個工，最多每天曾達五百名以上。被毀耕地四頃，佔全村耕地百分之二十二強。

××村共二百八十戶人家，一千七百口人，有正常勞動力者約三百人。耕地四十頃（小畝），從去年二月到十月，即被敵人掠奪糧食二百石以上，供給敵人日常費用僞鈔二萬八千元，田賦五千八百元，給敵人修溝、修路、修碉堡共費工四萬三千二百個。被毀耕地在八百畝以上。在敵人這樣慘重搶劫下，人民異常困苦，現已有六家地主沒法繼續對敵負担，舉家逃亡。（望綠）

敵人搶糧食 窮富都遭殃

平山訊：敵寇企圖在我圈佔附近地區，大量掠奪糧食，打算每兩銀子强徵小米四百五十斤，因爲老百姓不交，敵人便把食鹽「配給」停止，但由於老百姓都說「寧吃淡飯，也不給鬼子送糧食」。現敵人見這種辦法不生效力，就在各村大量向有糧食的富戶，實行掠奪。（兆祥）

井陘一個村 一年被敵勒索卅餘萬

井陘訊：××村對敵負担的繁重，真是無奇不有：上支留聲機唱針十五元，支炮台狗食肉××元，還支付玻璃、照鏡和手錶掛錶等費用，加上大米白麵，和菜蔬，四季的鮮菓「賠償費」，給特務的黑錢，幾乎每天都有的上下忙田賦，和「代辦處」（日本在華軍人的組織部）的龐大費用，使這個村子在去年共化去廿一萬一千零六十九元二角，除去三十年存款五千一百九十四元六角七分外，淨虧洋二十萬零五千八百七十四元三角五分，還四個村共四百五十四戶，一千五百六十個人，一百二十四兩銀子，每兩銀子竟攤到一千六百六十三元驚人的巨額！（甘秋）

平山建屏敵劫糧慘敗 復瘋狂搶掠集市

五專區訊：糧食恐慌已成爲扼住敵機咽喉似的嚴重危機，雖然敵人動員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特務活動的總力來進行搶糧，但是着着都失敗了。在鐵路沿綫所謂「確保區」如正定石家莊等地，敵人運用了各種恐怖威脅辦法强行徵糧，結果也是完成不了。正定的老百姓說：「我們把糧食完全交出去，也不够敵人所要的數目，何況誰也不肯拿自糧食去喂瘋狗，而自己來挨餓。」在行唐、建屏、平山及其他各地，敵人曾用欺騙的低價政策强購糧食，結果有二十多天市上見不到糧食。後來敵人又用高價劫買（一不等走到市上，半路便劫買了去。）或高價包買（把整個集上的糧食完全收了去。）這種辦法也再度失敗了。現在敵人乾脆撕破假臉，公然實行搶集。上月曾接三連三搶了建屏蒲吾集、平山回舍集。本月九日又搶了平山康家集，這次平山城敵人派兵二十餘，押汽車兩輛，到康家集上，口說：「大米麥子是軍糧的，買賣不准的，」把小「動手裝車時，把一切米豆子玉茭子及一切可食物品完全裝了去，老百姓完全挨了打，糧食口袋也齊被搶走，切齒痛恨之餘，羣衆發誓說：「鬼子不讓咱們活了，非和他幹了不行！」（風、雲亭）

新年勞軍消息

平西訊：勝利的一九四三年將臨之際，六專署爲表示慰問一年來因堅持平西抗日根據地在前綫英勇搏鬥致光榮負傷在衛生機關休養之戰士，及作敵後方不辭勞苦積勞致疾在衛生機關休養之軍政民各級幹部，特發出號召廣爲募捐，截至目前止，計專署募款五十五元二角，蔚縣募款一百三十七元，淶水縣募款八十七元二角，肥猪五口，羊五[illegible]，鷄二十四隻，野鷄八隻，大米一百三十斤，蘿蔔四十八斤，共計募款二百七十九元四角，各該慰問機關並附有慰問信，現已由專署送至分區政治部轉發各衛生機關慰問傷病員，據聞其他各機關亦正積極募集慰問云云。

又訊：十一分區政治部爲慰問在各縣及淶水榮譽軍人學校受供給制之榮軍，特每人發給新年慰問款二元，聶司令員並寫有新年慰問信，榮軍異常興奮。（楊興華）

大漢奸藉口娶媳婦 勒索民財近萬

淶縣訊：本縣大漢奸王殿伯假借給十二歲的兒子娶媳婦之名，向老百姓大事勒索，强迫老百姓送禮，在附近村莊，每戶最少要送禮二元，另外各村還要[illegible]送猪、送大米、帳子等，只十幾戶的上寺村，就被勒得五十餘元，肥猪一口，褥子一個。共計勒索各村大猪四十餘口，帳子八十餘帳，銀盾二個，僞鈔四千多元。還强迫各村送匾兩[illegible]，附近村莊的老百姓均暗中大罵漢奸無恥。有的老鄉[illegible]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

……失良機是幸。……書店在各地的總銷處與分銷處……

……一民。上列諸同志，請即示通訊地址，以便……稿費。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

冬季攻勢開始後兩月 紅軍殲俘德寇七十餘萬

—聯共莫斯科州委書記薛傑巴可夫報告—

（本報特譯）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電：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州委書記薩傑巴可夫在克里姆林宮紀念列寧逝世十九週年大會上作如下的報告（節錄）：

「……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十九日，紅軍爲着實現斯大林的軍事計劃，發動了一個新的攻勢，擊潰了斯大林格勒城附近的德寇匪軍。在這個攻勢發動後的六個星期之內，紅軍擊潰了德軍三十六個師團，同時緊密地包圍了他們的二十二個師團。現在紅軍對這被圍的二十二師團的殲滅戰，已經就要臨到來期。斯大林的城變成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墳墓。而爲着繼續執行斯大林的軍事計劃和擴大這個地區的攻勢，紅軍更繼續發動了高加索、中路、頓河下游、頓內茨區、伏羅尼茲區與列寧格勒各路的攻勢。

在高加索，紅軍發動攻勢以後，推進了三百公里以上。在中路，紅軍克復了重要的鐵路連接點維利其魯基。在伏羅尼茲區，紅軍給予了敵人以嚴厲的打擊，殺傷與俘虜了敵軍十好幾萬人，收復了幾千個據點。在馬尼治河與頓內茨河，我軍仍在繼續追擊潰德國的匪軍。三天以前，使我們全國軍民都感到無任愉快的一個嶄新的軍事勝利，那就是列寧格勒、伏爾科夫兩綫紅軍共同發動攻勢的結果，使已經被德寇圍困了一年多的列寧城，從此解圍。

從一九四二的十一月十九日到一九四三的一月十九日，這兩個月裏，德寇在蘇德戰場上的損失是：被俘官兵二十萬人，被擊斃的在五十萬人以上。同期間，德寇損失坦克六千輛、大砲一萬二千門、飛機三千五百架。其他軍用品更是無計其數。這樣大數目的人力與物力的損失，已經足夠表示德寇所受紅軍的打擊是如何的重大的了。

在我們的民衆這方面，以散處在敵後各個地方的游擊活動而言，就可以表示出他們也是同樣以無上的熱情傾向於列寧和斯大林的事業的。敵後每一個蘇聯的人民，是始終保持着他們的「祖國的純潔的子孫」的精神，而不息地在和侵略者進行着各方面的戰鬥。敵人用加倍的力量，來企圖消滅我們的游擊隊，但相反的，我們的游擊隊比從前更壯大起來了，在敵人的後方，他們破壞敵人的交通、電信，使得敵人防不勝防；就這樣一天天地，我們的游擊隊在不斷的加強與擴大着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的九月三十日，希特勒曾吹過這樣的牛皮，他說：「我們現在是在進攻斯大林格勒，我們就要拿下它來，——這是你們可以相信的。當我們獲得了什麼的時候，我們是不會感到任何激動的。」現在，很清楚的，希特勒這一套，已經成了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還不只此，他的精銳已經從斯大林格勒被擊退了三百公里，而其中的二十二個師團，更是在等待着他們的末日的來到。在這裏，希特勒倒是想將這一批「苦難」的人們，想法子挪開去，但他辦不到了！」

北高加索西部樞紐 阿馬維爾告克復

伏羅尼茲綫九日內 紅軍擊潰軸心十七師團

蘇情報局二十三日特別公報稱：「北高加索我軍在一度猛烈之攻勢下，佔領阿馬維爾。伏羅尼茲前綫我軍克復重要車站與區首府佛維科諾夫卡。九日之內，我軍在伏羅尼茲綫擊潰德軍十七個步兵師團（其中匈牙利師團九個）（計匈軍的第六、二十、七、十三、十二、十九、二十三與第九各師團，德軍的第二六、一六八、三八五、三八七各師團），一個獨立坦克旅團，五個獨立步兵聯隊，一個獨立坦克支隊（擁有坦克六十輛），此外還有意大利的「亞爾平軍團」也被擊潰，其中包括第二、三、四山地步兵師團，第一五六步兵師團。到一月二十二日爲止，伏羅尼茲綫我軍俘虜的敵官兵，又增加一萬二千人，遂前共計六萬四千人。」又據蘇情報局廿二日晚間公報稱：「伏羅尼茲綫：我軍仍繼續掃蕩被圍敵軍之殘餘，擊斃其官兵約達七百人之多，俘虜一千八百餘人。我騎兵某部，突襲敵機場，加以佔領，俘虜敵機十五架，載重車一五〇輛。南綫：我軍克復康斯坦丁諾佛斯卡雅、維色爾耶、諾夫耶、葉哥爾里克。北高加索：我軍克復區首府烏杜布那亞，大居民點頓斯科料、齊爾丘先——斯多瓦亞。西南綫：我軍克復區首府史丹尼赤諾——魯干斯科、康德拉什斯卡雅，區首府與鐵路連接點諾維——愛遜爾與區首府愛伏休格。中路：維里基魯基西南，我軍克復居民區九處，殲敵二百餘人。」

伏羅希洛夫格勒 紅軍距城僅十二哩

據路透二十三日電：「蘇德戰場自伏羅尼茲以西至高加索全綫上，紅軍正向着希特勒的「夏季勝利之路」挺進着。按這一期的戰局，紅軍的計劃，是以下列四個重鎭爲攻取的目標。即：（一）庫普揚斯克——卡爾科夫東南八十哩。（二）伏羅希洛夫格勒——頓巴斯的首府，羅斯多夫西北九十哩。現在他的命運已經就要臨到決定的時期。（三）第科爾茲克——羅斯多夫至高加索幹綫上最重要的鐵路連接點，在羅斯多夫以南一百哩。（四）阿馬維爾——整個庫班區與黑海岸區的極重要的樞紐，是邁科普油田油管與羅斯多夫幹綫所必經的孔道。據最後的報導，紅軍距離伏羅希洛夫格勒城僅十二哩。現在更可能已經到達該城的近郊了。但德國人對這個地方，一定要死守的，因爲他們久已在此構築工事，以作他們進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根據地。假若紅軍能佔領該城，則無疑地將可以控制更深遠的德軍後方與切斷羅斯多夫與卡爾科夫間的交通。在這個戰場上，現在這個蘇維埃「鎌刀」，已經從高加索將它的刀尖直指卡爾科夫，而在中部刀口上的德國的「安全走廊」正一天天地在縮小。克復薩爾斯克，則是可以使紅軍將頓河下游與馬尼治河西端的戰綫，聯成一氣。伏羅尼茲綫的紅軍，據最後的報導，已經伸入庫爾斯克區作戰。這顯示着南戰場更往西移了。庫爾斯克在伏羅尼茲以西一二〇哩，爲莫斯科——卡爾科夫——伏羅尼茲——基輔——兩大幹綫之聯結點。列寧格勒綫來的消息是顯得沉寂，但這沉寂卻無異於預示着一個新的大規模的戰鬥又已經在開始了。」

利比亞

英軍續沿海岸西進 攻佔的黎波里後

盟機不斷猛炸軸心敗軍

開羅二十二日合衆電，英第八軍沿海岸前進，現已進抵坎斯脫維爾，且已於今晨佔領該地。又訊：南段第八軍今晨已進抵距坎斯德伯尼德以南十六哩之地。同時此間軍事觀察家稱：英第八軍似已派兵一支繞過的黎波里以切斷德國非洲軍團退往突尼斯之路綫。

開羅二十二日路電：軸心軍刻正由的黎波里儘速向西撤退。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摩洛哥訊：裝載一部軸心軍自的黎波里撤退之船隻，遭盟機猛烈轟炸，受創極重。盟機並不斷由各方向的黎波里至突尼西亞公路上轟炸，該路被呼爲「百哩死路」。低飛投彈，打擊德「非洲軍團」之殘部。

開羅二十二日路電：公報稱所有以前駛離的黎波里以西六十哩蘇瓦拉碼頭之輪隻，均遭盟機轟擊，受創甚重。敵我發生空戰，我機擊落敵機三架，我尚有多架受創。

開羅二十三日路電：中東盟軍司令部公報稱：二十一日白天，我方空軍繼續轟炸的黎波里附近及其西部沿海之德潰軍。在某處引起空前大火與爆炸之結果，我機全部安然飛返。

倫敦二十三日路電：海軍公報稱：今日清晨，我海軍一部，轟擊距的黎波里以西七十哩之小港口休馬，結果據爲良好。休馬距突尼西亞前綫三十五公里。

南太平洋

沙那安達區殘敵續有兩處被肅清

瓜島敵軍損失據估計已逾萬人

新幾內亞方面：自從沙那安達敵方最後據點被盟軍打下來以後，新幾內亞南部已經全部被盟軍佔有了。據二十三日路電：被圍困在袋形地帶的敵人，又有兩處被肅清。目前掃蕩戰正在沙那安達區進行着，所有敵人在該區的有組織的抵抗，都被盟軍壓服。據二十二日合衆電：敵軍被打死的已有七百二十五人，盟軍並奪獲大炮、軍械彈藥甚多。敵機和船隻仍繼續轟炸拉布機場和不列顛島。盟方面，盟機在二十一日黎明襲擊敵在港中的輪船，結果有商輪二千和六千噸各一艘受了嚴重傷。又有數架盟軍機猛炸敵人空軍設備。二十二日敵機襲[illegible]，投彈若干，毀[illegible]。盟方人員和設備都沒有損失。瓜島方面，所羅門美軍陸上部隊繼續肅清袋形陣地裡的敵軍，在若干地區均略有進展。

華盛頓廿二日合衆電：據瓜達康納爾島海軍陸戰隊長蒲勒估計，瓜島日軍原有一萬五千，現存者已不足四千人，計陣亡者凡幾千人，其他被俘或因傷致死及餓死者三千人。

華盛頓二十二日路電：海軍部今日公報宣佈：海軍陸戰隊包括海防隊及海軍兵員九十八人之傷亡名單。自珍珠港事變至今，美海軍傷亡總額已達二二、六二九人。

國內外大事

綏遠西部包頭的敵人，最近又出來了兩股，向我進攻，很快又被我軍打回去了。進攻我大別山區的敵人，已經被迫大部撤退，鄂豫皖邊的戰事，大體上已經結束，敵人損失官兵五千多，想消滅我大別山根據地的陰謀又完全失敗。正面戰況，現在又比較沈寂了，僅滇緬邊戰事尚在激烈進行中。

× × ×

蘇德戰場上，北高加索的紅軍，向德軍猛攻後，已把阿馬維爾收復，紅軍可以直攜邁科普油田，把德國法西斯軍完全從北高加索趕出去。同時，在伏羅尼茲方面，紅軍也收復了許多重要地方，九天來法西斯匪軍被紅軍打垮了十七個師團，頓內茨河的德軍還在不斷的敗退，紅軍已打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城的附近了。

在列寧逝世十九週年的紀念會上，聯共莫斯科州委薛傑巴可夫報告，自從紅軍的多季攻勢開始以後，紅軍俘擄了敵人官兵二十萬人，打死敵人在五十萬人以上。由此可見德國法西斯在蘇德戰場的損失，是如何的慘重。

利比亞方面，英軍攻下了的黎波里以後，沿海岸繼續前進，現在已經到達坎斯脫維爾，並且盟國空軍又不斷出擊，向西敗退的軸心軍，遭到了很大損失。

蘇聯的教育

包頭敵蠢動又被擊退
滇緬邊打洛方面仍對戰中

中央社榆林二十二日電：包頭方面之敵，十二、十三兩日西南向我軍兩度擾犯，均爲我擊退。

山東某地二十二日電：六日攻入魯東莊邶城之我軍，將屯守該城之敵悉數擊潰，生俘多名，並繳獲輕機槍四挺，步槍百餘支，及其他戰利品甚多。

中央社衢縣二十二日電：龍山諸暨等地敵十二日向諸暨西北地區進犯，經我軍迎擊，戰至十五日，敵損失甚重，攻勢頓挫，我乘勝向其反攻，敵不支回竄。

保山二十二日電：（一）孟累以北敵繼續分路向蠻索園犯，我軍奮勇迎擊，將其企圖擊破，敵即改向猛擊一帶進擾，正與我激戰中。（二）打洛方面，我與敵仍隔河對戰中。

陝甘寧延屬分區
擁軍工作積極準備中
舊曆年前將廣泛贈送慰勞品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延屬分區各縣之擁軍工作，擬現已積極準備，號召每一公民，最低限度以等於一個饅頭價值的慰勞品，慰勞保衛邊區保衛人民的執行八路軍。除舊年前，分區決定進行擁軍大動員，以擁軍決定，林主席擁軍論文及各種擁軍文件與條例爲藍本，廣泛進行宣傳解釋，鼓勵人民早日準備慰勞品，在舊曆年前集中鄉政府，初五前後送縣，由縣府統一分配，首先向縣區附近的駐軍慰勞，區路遠來不及的，則限於舊曆年初五至二十日慰勞完畢。慰勞時，由人民推派代表與區鄉幹部，共同組織五至十人的慰勞團，縣內，有團部或大醫院的，縣長將親自往，除物質慰勞外，並舉行秧歌舞、召開軍民大會及聯歡座談會等。開分區各縣，除負責慰勞各縣境內駐軍外，抗屬亦爲一主要對象。

華池縣警衛隊
生產教育成績斐然

新華社延安二十日電：華池訊：華池縣警衛隊於日前召開去年生產總結大會，並舉行軍事與政治測驗。據負責同志報告：該隊去年生產成績，除辦公費、伙食費由上級發給外，其他一切開支，皆由自己解決，一年中每人補充了三套單衣，一套棉衣，一雙襪子，並解決了一部份同志的皮衣，在學習中間，提高了軍事技術政治認識及文化水平，大多數戰士皆能識字百數以上，能看羣衆報，能寫信，並有六人能寫報告，此次大會除對全年生產工作總結外，並選出模範人員二十四名，生產模範、學習模範、警衛模範、刺槍模範等等。

賑委會撥款
爲戰區學生購置寒衣

中央社泰和二十日電：賑委會頃撥十五萬元，爲留贛戰區學生購置寒衣。

太行區
冬學運動進入高潮
武安縣創造教學新方式

新華社太行二十一日電：太行區冬學運動，已達高潮，各農村中，普遍設立，參加人數空前增多，大批農村婦女湧入冬學，爲過去所罕見。今年冬學，除提高民衆文化水平外，特別着重軍事政治教育，武安冬學配合羣衆運動，進行法令教育（如怎樣減租減息和執行政府法令）全縣佃農債戶，均積極參加。貧皇民衆在冬學中，學習參軍課後，大批青年湧入軍營。左權縣麻田的冬學測驗中，一般學員都明白抗戰勝利的條件和勝後新中國的情形；同時在冬學中，創造了新的教學方式，如武安一區用送識字紙條的辦法，向生產忙碌的婦女進行識字教育。

晉西北行署
決定提高農業生產
重新發放春耕貸款

新華社晉西北二十一日電：晉西北行署爲開展經濟建設加強農業生產，決於今春發動春耕運動，使農業總產量較往年增加十分之一。並計劃擴大種棉面積，爲集中人力計，行署決定自四五六三個月中，切實停止人民普通抗戰勤務，（戰時例外）。其次號召人民集體勞動互助，實行生產競賽，選舉勞動英雄，組織婦女兒童參加生產。並發動各機關部隊團體以畜力幫助農民耕作。關於獎勵開荒、植棉、興水利、發牲畜、發展副業等辦法，行署已飭令各級政府依法切實執行。

新華社晉西北二十日電：晉西北行署，頃決定清理收回三十年、三十一年度春耕貸糧，重新發放，以幫助農民解決春耕中的困難。分配對象，以缺乏糧食種籽而有勞動力的貧苦農民爲主，每戶貸糧一斗以上，合夥買牛者，可予貸款，對於因戰爭損失較大的地區，縣政府、貿易支局，更將有計劃的幫助農民租牛、買牛、製造與修理農具、召集驢馬大會等。除政府貸糧貸款外，並在各鄉村發動互助，如號召出借糧食，秋收後還本付利等。

湖南某燃料廠
提煉汽油業已成功
六月後每日可提油五百加侖

中央社衡陽二十一日電：湖南××植物燃料廠，上年三月創設後，幾經試驗提煉汽油，業已成功，該廠特招待各界試驗提油效能，結果汽車用汽油，每行三里，僅需時十五分鐘，上坡速度成績異常良好，該廠係私人集資經營，現擬擴充資本一百萬元，本年六月後，每日可提油五百加侖。

一新發明

中央社雲和電：浙黃主席前發明密電碼代用機，曾於去年獲得浙省乙等科學獎金七千元，黃氏爲精益求精，對是項獎金未予接受，並指定移作對該機繼續改良成功者之獎勵。茲悉有田子炎君，改良是項電碼機，已得黃氏審察認爲滿意，特將獎金七千元，移贈田君受領。按田君杭縣人，之江大學理科畢業，對應用科學，造詣頗深。

中央社洛陽電：河南機器鐵工廠，製造郵便水車供人民購用，此項水車較舊式水車，可省二分之一之動力，價亦低廉。每部連水斗六十個，僅九千餘元，實爲適應豫省旱災最需要之利器。

贛東收復區
中央撥款舉辦農貸

中央社泰和二十一日電：中央撥發贛東收復區農貸二千六百萬元，由農行會同有關機關商討，按實情分配十縣，由農業推廣所，儘量貸放耕牛、種籽、肥料、農具等實物。

簡報

經合併改組之四川省機械公司，已正式成立，資本三千萬，官商合股，由盧作孚任理事長。

史迪威將軍，因去年春季在緬甸作戰之英勇，榮獲美陸軍高級功勛章。

英大亞細亞火油公司，頃捐利潤一百二十萬元，供我慈善機關之用。

政院決定全國工人，於二月五日休假一日，以示慶祝簽訂新約之意，（按抗戰期間，產業及交通工人春季休假此爲首次）

戰時日本財閥的法西斯化

（參考資料）

戰爭使日本產業界暴露出了空前的窘態，許多產業部門特別是重化學工業，都發生了資金不足與原料缺乏的嚴重恐慌。就是那一向受軍部支持的新興財閥們也束手無策。財閥的動向，在法西斯體制下的統制經濟，就驅使着資本走向國家集中的道路，這說明了統制經濟的性格，這是日本經濟上法西斯化的具體表現形態。

如果我們說，在過去日本軍部在法西斯運動中，曾經表面上揭櫫着「打倒大財閥」的口號，企圖以這樣的欺騙宣傳來引誘羣衆，來奪取羣衆；那末，在今天日本軍部卻在光天化日之下，緊拉着這些財閥們，依靠這些財閥們的金融力量，來開發佔領區，南洋等，以擴張軍備，繼續戰爭；並且實現着這些少數金融寡頭的專政。

如果我們說，在過去日本財閥三井，三菱，住友等，對於軍部的侵略政策，採取慎重的和警戒的態度；那末今天這些財閥們卻變成了日本「天字第一號」的軍火大王；更加依靠着戰爭來發財，成爲今天日本法西斯體制的積極支持者了。

過去，日本財閥在新興的產業上，特別是軍需工業是很少投資的，然而在短短十年的過程中，卻完全顛倒了整個產業的中心，雖然在軍需工業與化學工業部門裏培養出不少的新興財閥，——他們是依靠軍部的產業家，他們是靠戰爭吃飯的，他們在資金方面要靠政府的援助，——然而他們不像既成的大財閥們把握着銀行資本那樣雄厚的力量。同時統制經濟的施行，使財閥們一方面自己的資本受到運用的限制，他方面外來的資源枯竭，已有的企業也難於維持，再不能不另尋出路了。大財閥們三井、三菱、住友等，不僅有雄厚的銀行資本，而且擁有全日本最「優秀」的生產工具，他們不僅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生產資本和物資，可以獲得巨額的國庫補助金，而且可以用他們的銀行資本，來「席捲」廣大的中小軍需企業，擴張自己的經營規模，成爲「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台柱，而獨佔戰爭利潤，這是近一二年來日本財閥與軍部勾結的主要原因。財閥與軍部的勾結，是說明日本大資本家在積極的支持戰爭，日俄戰爭產生了日本的財閥，歐洲大戰奠定了日本財閥的基礎，這次戰爭中財閥的法西斯化也是必然的事情。

財閥轉變的過程，從本身來說，是銀行資本與軍需產業的結合；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引起日本產業界的「合併」與「吞併」，是日本獨佔資本突飛猛進的過程。一方面大金融財閥康采命進行內部的「整頓」和「合併」，放棄一部份和平工業，用來擴充軍需門部。如三井將過去專門與歐美進行貿易的「三井物產」，合併到「三井合名」，以集中資本。另一方面，這些財閥們，又以雄厚的銀行資本爲中心，展開支配網於一切軍需產業部門。如以三井爲首聯合三菱、住友、宅田等七大銀行，成立了銀行辛迪加。他們將資本火力，不僅對着中小軍需企業進攻，而且朝着在戰爭中新興起來的軍需財閥的中等康采命開火，在銀行辛迪加的壓力之下，不僅廣大的中小軍需企業者破產了而且連森、理研等軍需財閥所支配下的小會社也被吞併了。日本產業界「合併」與「吞併」的情形如何呢？據一九四一年九月東京「朝日新聞」稱：一九四〇年前四個月中，相互「合併」與「吞併」會社件數，只有九十件，資本金計有九萬萬七千三百萬日元，而一九四一年同期便有一百四十八件，資本金有二十六萬萬一千三百萬日元，特別是太平洋戰爭開始後，軍需工業更加擴大了，今天日本財閥的利潤，已由過去的多面性，而趨於一元化了。

我們再看現階段的日本財閥的面貌吧。

現在的日本財閥，是獨佔南洋經濟資源，奴役南洋千百萬民族的奴隸主，南洋開發的優先權，是掌握在三井三菱手中的，他們約佔全部南洋資源的四分之一強，而這兩大財閥的資本，可能控制的資源至少佔全部的三分之一。財閥是所謂「新經濟體制」的主宰者。日本新經濟體制的全部內容，是強化經濟資源的統制，這無非是大財閥們主宰着日本戰時經濟的「體制」吧了。日本財閥是日本國家獨佔資本事業的實際支配者，日本統制經濟的一個時點，便是由政府設立許多所謂「國策會社」的國家獨佔資本的組織，積極吸收各大財閥的參加，企圖通過他們的合作，強化全國經濟的統制。政府在這些「國策會社」握有大半股票，在這裏好像政府支配着「國策會社」，但實際情形卻是大財閥們支配了各個「國策會社」。因爲這些「會社」多半是不單獨進行生產的，只向財閥的企業投資。因此許多「會社」，實際上成了財閥的「融資機關」。一般說來，三井是「帝國燃料」，「日本發送電」，「日本產金」等「國策會社」的實際支配者，而三菱是「帝國礦業」，「日本製鐵」等的實際支配人。

今天日本財閥，是和過去不同了，他們支持着軍部的戰爭政策，並通過軍部來達到自己的政治支配；但同時這並不是說，財閥和軍部間消弭了他們的矛盾；他們對於經濟資源的統制權，仍展開着暗地裡的門爭；而且財閥與財閥之間，也繼續着他們的火併的。這種利害一致的基礎是並不怎樣穩固的。這種狼狽爲奸的勾結，是以它的所謂「一致」來維持的，是隨着戰爭的進程而發展起來的，是與廣大的人民背道而馳的。這種以戰爭爲前提的形式，實質上是紙糊的老虎，一通即破。戰爭前途的日益悲觀，使這種一無根基的上層建設，更加速了崩潰，這也是日本財閥發展與滅亡的必然過程。（文戈）

話語血淚

向天凝

在敵人的黑暗統治下，城市勞苦階層的人民已到飢寒不堪的境地。這是一個到北平城內施粥廠去領粥的鄉下貧苦婦女，對一個訪問她的人的談話，這種樸素悲褒的語言，道出了一幅多麼慘淡的畫圖啊！

——作者誌

「噯！你姓張，我們錢姓王，家就住在西便門外。每天老早老早就往這裡來，有時到這兒還綢着燒呢。因爲這粥場粥綢，給的也多，所以人比別處也擠。天黑早來就可以到第一號棚裏去等着，這粥時也是按着棚子發，如果來晚了一點，頭幾號棚子就叫別人佔去，我們便得往後幾號等，直到晌兒回家，差不多前半天就算耗過去了。您算算，從西便門到這裡多遠呢！這二丫頭才七歲，走的頂慢，我懷中抱的這個是小子，半道上總得常歇着，要不她走不了這麼遠呀，您說，遇到這年頭有什麼法子！

「對了，前些日子關城早開城晚，等到城門開了再去就得等的時候特別長，那些日子我們便頂大晚上淮城投奔宣武門外孩子他姥姥家。孩子只有一個四十五歲拉車的舅舅和一個七十三歲的姥姥，住在大雜院中一間小南屋裏，我們娘兒三個一去不是她舅舅在地上舖點稻草睡就是我在地上睡，第二天仍舊很早的隨丁舅舅出車到這點（地方）來，您說多季天住在親戚家[illegible]扭，又都頂窮打頭先蓋不暖，要不[illegible]麼老咳嗽呢，現在就不在那兒住了，省得麻煩人家，自己怎麼都好辦！

「天實在冷了，咳嗽的人太多，剛冷時我帶他們兩人來，總凍哭了一個，在懷中的也往懷裡鑽，我雖說是大人能忍點，可是也凍得紅鼻子紅臉的。我們的棉衣還沒穿上，要趕上大風或下雪，喝！您不用提了，連我都要哭，後來就抱那小的來，大的就不叫她來了，您說要是爲打一趟粥把孩子凍壞了也太不值得，是不是！

「唉！您沒到我們家去看看，一間小土房，除去一盤炕外任什麼也沒有，夏天沒單衣穿，我就把去年多天穿的棉衣改了，我們在家不用說，他爸爸得換呀，沒一次綷得走出十幾里，您說回來不換那哪兒成！我們現在穿的這身是今年新做的，我和她爸爸的都是在什麼報館，孩子們的是從紅萬字會領來的，雖然吃不飽，也得穿暖和點呀！

「我倒忘了和你說了，二丫頭她爸爸叫王文山，現在吃紅白口——沒起色！

「紅白口就是辦喜事，要不落白事，那些挑桌椅嫁粧的，吹喇叭打鼓的，和窩脖爲嫁粧的都叫紅白口，早先他入過軍隊裡，後來遣散便沒了事，因爲常到槓房穿門，也學會了這一行，就這麼幹了六七年。活該吃這家飯，可是現在都不行了，掙的錢就夠吃一頓飯，他費力氣吃的又多，哪能不叫他往飽裡吃，我就得頓頓做八成飽。遇巧了有一回事，誰家整天死人娶媳婦呀！近來更好了，人家多半不辦事，或是請一隊洋鼓洋號一搭人得了，那兒有資買呢，後來我勸他改行，他不願意幹別的，我又說，你還不如來輛三輪蹬，弄來弄去沒法的，他才馬虎的蹬了。天天晚上回來就報怨：「累死我了，褲子也破了，這一天足有五百斤份兒」！我就勸他慢慢來，忙不成，忍點也怪，三輪車太多了，他又不能攬着買，一天的進項還給不齊車份錢，稍微有點富餘他就喝點兒尿了，我們這家子簡直沒法兒辦！

「人口多還好呢，我們跟前有姑娘一個，二的三的全是小子，四的又是丫頭。您看，就是這孩子！五的就是抱着的這個。搭上我整整七口人了，開門七件事，沒個塊兒多錢的怎過得去。就只吃雜貨麵一天也得四斤多小五斤子，不好混呢！

「人口多實在累贅，幸虧大的已給了人家，上月十六都添了一胎了，二的剛十二歲，前年有街坊給我弄到哈德門外一家綢布場學織布去了，到年節回家，那點管飯，管衣裳，用不着家裏的，三的叫柱兒，十歲了，夏天他舅舅給我了地方學徒，是個燒餅舖，就管飯，別的全不管，當時沒飯吃，就去了，這立好紅契，不滿不許走，現在後悔也不行呀！秋天發擺子，現在又拉痢疾，還躺在家裡呢。小的，小的又這麼磨我，我算是罪孽倒家了！

「我找事？上哪兒找去！連一份整齊舖蓋全沒有，誰也不要，今年也四十二歲的人了，慢慢的老了，原先倒有人給我找個事，又清閒，錢也不少掙，可是有孩子登着我呀，那時正是已死了的那一個正病的厲害，我怎能走，現在又有這死不了的跟着我，更動不開身。天曖時逸賣過幾天奶，後來我們這小的病了要死，便不賣了，留着給她吃，近來連我都吃不着飽飯，她也吃不着奶，您看看，這黃病的樣子！

「爸爸說，把孩子給人，叫我出去給人使喚，我就不忍心，誰的孩子誰不疼呢，再說也沒人要！

「小丫頭子，老實坐在這兒！等我打開手巾呀，死不了的！

「您可別笑話我們，我們粗人都這樣。剛打完粥趁熱吃，爲忙着回家就隨走隨吃，今兒個天還不涼，在這吃完再走，也省得半路上餓。

「瞧！你小丫頭子還知道讓人呢！人家先生多咱也不吃這個呀，你打算又是你舅舅呢，一給就吃！

「你少吃鹹菜！

「這鹹菜還是特意在城裡買的。誰知那可惡的夥計還不願意賣呢，一分錢也是照顧主啊。城裡就是這樣，太欺侮我們鄉下人不當市的，其實那鹹菜誰沒有城外錢與和小舖給的多，也不透亮呀，生生是賣的字號，反正窮人到哪兒都是苦，您看這牛筋似的大醃蘿蔔，二分錢的呢，才給這麼一點，沒法子說！

「喝一碗就得了，我都沒喝，你二哥不是病着嗎，留着給他喝吧！

「這孩子能喝、能吃，您看吧，越窮的越沒飯吃越吃的多，饞人倒吃得少，老天爺也是，不但是個窮家伙，還要趕上荒年，命不好，什麼都不用說。我們一打這三的落地便不好過了，都說是他的八字怪，妨我們一家子不得好處，自己的孩子，還是得忍着，到孩子一成事自然就好了。我這老太太是的還能活上幾年，叫孩子們好了比什麼都好，我怎麼都行，挨餓受凍都爲的是他們，自然有明白人知道，對孩子可說對得住了。

「今天的粥就多，放粥的一杓下去沒一定，多少都是他，反正一人一杓。要比起來還得讓人這點，哪個粥場也比不上這點，就是人太多，擠一點，一句話，便宜的事情沒有容易的，您說是不是！

「還養雞餵豬呢，高粱好幾毛一斤，就是豬胎也得花幾塊子買一隻，那兒有那麼些閒錢幹這個！一天伺候着，沒個毛兒八分的不行，除去自己個有地，把雞撒到地裡，要不怎麼也不行，你是不知道，鄉下養雞的都少了！

「現在倒是我點短工作，什麼街上油鹽店孤身，或別的舖子沒娶媳婦的，他們的洗洗涮涮便拿到我這兒來，忙的時候一天兩着洗衣裳倒轉，多天冷了衣服換的不勤了，貨頁就不多了。有時管人納一納鞋底，一雙連繩子算在一起才五毛錢，還要照管着孩子。活計可差少，多穿的去兒都自己納起來，要不多花無幾的錢買現成的新樣式鞋。大不如從前，挨餓時候也就多了。

「我們不大工夫就回去了，就這樣子到家也得一點鐘，家裡還有一個病鬼等着呢。

「您還給他錢幹嗎，留着你花吧！

「你還不給先生請安道謝！

「有工夫您到我們家去看看，西便門外南關六十五號，沒牆也沒狗！

「您走啊，謝謝您！」（完）

五台「確保區」的人民生活

張務良

日本鬼子是「軟的欺，硬的怕」。這是五台三歲的小孩也看透了的事實。因爲八路軍幾次勝利的戰鬥，在他們（敵偽）的腦子裡種下了「怕死」的種子，田家村碉樓鬼子的個中隊長明目張胆的對士兵說：「×××八路軍大大地」「沒有法子」。意思就是說：「我們今後只有在炮樓附近活動了」。正由於敵人活動的範圍縮小，勢衆的範圍縮小，所以「確保區」人民的生活，更陷入了「人間地獄」的境地了。

我曾聽一個區婦救會的同志告訴：

「在本區×××等七個村莊，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敵人會籍口「通匪」將村長扣起，結果送了十二口肥豬才贖出來」。我還聽到幾個老鄉的談話：「在去年八月裡魚林碉樓的敵人，曾把××溝的一個老鄉活生生的打死了。原因是他揹不動六斗大米」。每斗大米最少也有四十斤重，六斗大米就要二百四十斤了。敵人把我們的老百姓當成牲口使用，也不會揹起二百四十斤的。「還有××村的一個老鄉是因爲做工（修繕）做的慢，而用刺刀活生生的通死了。這個老鄉已經有五十多歲」。在×區×村的一個老鄉被迫到碉樓去擔水，他問了句：「做的多少人的飯」？結果闖出禍來——敵人說他是八路軍的探子。於是下了地窖，（註一）用了各種毒打審刑——潑辣椒水、壓槓子……始終逼不出半個字來——他是實揭實的老百姓。但敵人還教他的家屬拿了三百塊錢贖回去了。這些就是敵寇漢奸說的：「確保區的老百姓是好良民」的，「皇軍是愛護良民」的實質了。

我曾在離×××五六里的村子工作好久，我遇到了的老鄉們差不多每個都是穿的破爛不堪的衣服，甚至有的十餘歲的兒童在嚴寒的多天還赤裸裸露着屁股呢！他們的衣服那裡去了呢？這只有去問問日本帝國主義。不管日寇怎樣鬼計多端的「安定民生」，成立合作社，但老百姓會買到些什麼呢？一個月開一次門，老百姓只准買一盒洋火、五尺粗布、和半斤鹹鹽的東西。多買了便以「通匪」論罪。

當五台秋收剛剛結束的時候。敵寇便藉口「保護老百姓的糧食，不讓八路軍搶去」的美名，在田家村建立了「公倉」，讓老百姓自己送去。見鬼！那個老鄉願意送去呢！於是鬼子才放下他那猙獰的眞面目來，開始在「確保區」東搶，西號，（註二）老百姓們的吃喝就幾乎都是山藥蛋了。據一個老鄉講：「他們已經很久和小米隔絕了。筱麥麵嗎？的確，我們這裡是出產的地方，但連鬼子的嘴也糊不住——今天要二百斤，明天就可能來個三百斤——這是一個沒底子的枯井——永也填不滿，永也還不清。除非你們……」說到這裏他的話哽咽住了。我會寫到他的意思：是叫八路軍來趕快把鬼子打走。我於是便向老鄉說：「鬼子快完蛋了，今年我們就要舉行大規模的反攻，將鬼子打出中國去」。老鄉聽了我的話，頓時眉角裡露出一絲微笑說道：「外邊還說啥咧，我們天天在盼望着這個哩！」

有一次，我在一家老鄉家裡吃飯，老太太苦瘦的臉皮表現出極其不安的樣子說：「同志，沒有好的給你們吃，就是這粗茶淡飯」！我很和善的對她講道：「八路軍和老百姓是一家人還說什麼好壞，老百姓苦我們一樣的苦怕什麼」！老漢聽了我的話，高興的說：「我上回送公糧，還看到你們的×連長，外人可熱恰哩！咱們八路軍不管當官的當兵的，就是個好！可不像那日本子們，見什麼都拿，看到啥，要啥。前次他們從那落坨堆（碉樓）上下來，把我媳婦的一張破被子和大小子的小布衫也拿走了」。老漢聽了老婆的話「娘！不要說了，受害的不只咱家，全村沒有拉下一家，前街有好幾家的女人們都被狼狗的（鬼子）糟塌了。」他換「口氣說：「這還不算啦！臨走時到村公所又要了四五隻雞，什麼白根紅根（白薯紅蘿蔔）六七十斤，紙煙……」。

的確不錯，據統計五台之××等村在每年總的開支要在四五萬元白洋，現在有的每畝地已攤到兩元白洋了。還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呀！但這只是把零星的勒索和開支還不算在內呢！如：十一月田家村碉樓的翻譯官老婆過滿月（其實小孩還在肚子裡呢！）就開支送禮洋一百元（白洋），不到月底又藉口村長通匪被扣，花了贖人洋二百五十元……從正月到現在敵僞要零星的在村裡吃飯，吃了七石麥子的白麵……在××××××××××等十餘個靠近×××碉樓的村莊，每每月每戶須交麻油一斤、白麵四斤、莜麥麵七斤……還不說其它的什麼地畝捐呀！人口稅呀！牲畜稅呀！割頭捐呀！（屠宰稅）報發呀！「自衛團」受訓費呀……等等。

總的來說：五台「確保區」人民的血液，都不停地向血池樣的碉樓流去，吃着人民的肉，他們已經胖到死的時候了，人民們的消瘦貧困痛苦已經變成秋後烽火遍地燃燒起來了，他們的怒吼將要震動了五台的山峯。

我記得××村的一個老鄉說：「反攻的時候，命令一下大家一齊動手，你拿鐮刀，我拿鍁……砲樓上的鬼子跟老百姓也不夠收拾」！還有的說：「這時候他喝咱們的血，那時咱們要吃他的肉」！去年有個被強迫去當偽軍的說：「等着吧！明年你認認老子」！

註一：地窖在碉樓上哨兵的旁邊，將地掘三四尺深的深凹，上面用石塊蓋着，只留一通氣的小口及送飯的小洞。在內邊的身體立不起來，大小便就在自己的身邊；嚴冬，下面尿水冰結，夏季臭氣滿窖。人在裡邊是不知晝夜的，吃飯更是談不到了。每天像喂狗樣的只丟下三個窩窩頭。

註二：號糧的事：就是敵人羣衆秋收之後，突然將老百姓的存糧完全貼上封條，強迫羣衆交納「公倉」。

新[illegible]
[illegible]自然課本，現已出版，全冊共計三十課，內容[illegible]自然現象、礦植動物、生理衛生、[illegible]化學[illegible]普通的自然[illegible]

本報啟事
本報通訊員及賜稿諸君：「快來稿請註明地址姓名以便寄發稿費。又：王德恆、馮灶、亞孝、津源、兆[illegible]、一鳴、[illegible]宜、宋[illegible]